

列寧著

農業中資本主義 發展規律的新資料

〔卷一〕

美國的資本主義與農業



中國人民大學

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新資料【卷一】

美國的資本主義與農業〔1〕

美國，在許多方面，是現代資產階級文明的典型的與標準的國家。這個國家，無論在哪一個方面，如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上，在這個國家所達到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高度水平上，在使用有適應於多種多樣自然與歷史條件的最新技術裝備的地區的廣大上，在人民群眾的政治自由與文化水平上，都是舉世無匹的。這種最新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對於研究現代農業中的社會經濟結構及其進化的問題，是特別有利的。

研究農業進化的形式與規律，取材於美國，最為便利。因為美國每十年即舉行一次結合著極詳盡的全部工農業普查的人口普查（國情普查），所得到的準確而豐富的資料，為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所罕有，並且這種資料，對於考察許多在理論上屬於粗制濫造、無批判地重複、平凡地傳播資產階級的觀點與偏見的流行論斷是極有用處的。

庚墨爾先生在1913年六月號“箴言”〔2〕月刊裏面，引用了美國最近的、1910年第十三次國情普查的若干資料，並根據這些資料一再重複流行極盛而在理論基礎與政治意義上都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的論斷，如說“美國極大多數的農戶都是勞動的經濟”；說“農業資本主義在各個最發達的區域中正趨衰落”；說“在全國絕大多數的地區中”，“小的勞動的農業正在擴張其統治範圍”；說恰恰在那些歷史最久的文化區和經濟高度發展的區域中，“資本主義農業正在衰落，生產正在分散、縮小”；說“所有區域莫不發生過移民過程，而這些移

域中的大資本主义農業莫不衰落，莫不受劳动的農業的排挤”等等。

这一切論斷，真荒謬絕倫，这些論斷与实际情况絕不符合，純粹是对真理的嘲弄。在說明这类論斷的錯誤时，对于庚墨尔先生值得多說几句：庚墨尔先生不是我們初次碰見的人，不是临时刊物上短文的偶然作者，而是代表俄国与欧洲的社会思想的最民主最左的資产阶级派别的最著名的經濟学家之一。正因如此，庚墨尔先生的觀点，才能特別广泛地流傳并發生影响，而在非無产阶级的人民阶层中間，已經逐漸流傳起来并發生了影响。因为这不是他个人的觀点，不是他独有的錯誤，而恰恰是特別民主化的、特別以貌似社会主义的辞句來裝飾的一般資产阶级觀点的表現；在資本主义社会的环境中，因循守旧的官方教授以及千百万小农中有一定意識者，都最易于接受这种觀点。

庚墨尔先生所拥护的農業在資本主义社会中的非資本主义进化的理論，本質上就是絕大多数資产阶级教授、資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全世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資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最新变种）的理論。說这一理論是一切資产阶级的妄想、幻覺和自欺，是一点都不誇大其辞的。我在下面駁斥这种理論时，將尽力說明美国農業中資本主义的整个情况；因为資产阶级經濟学家的主要錯誤之一，就在于从政治与經濟关系的总联系中，抽取某些个别的和微不足道的事實、个别的和微不足道的数字。至于我所引用的資料，則都取自美国官方出版的統計，首先是1900年第十二次国情普查第五卷和1910年第十三次国情普查第五卷关于農業的資料^①，其次則是1911年的統計彙編上的資料。我指明这些資料的来源以后，往后引証关于每項个别数字时，就不再举出其頁数与表格的号数了；因为逐一舉出，勢將麻煩讀者，并將毫無必要地使全文累贅，何况所引的資料若按所指明的出版物的目录，是可以毫不費事地找到的。

^① 見“普查報告書”，1900年第十二次普查，第五卷，農業，1902年華盛頓版；1910年第十三次普查，第五卷，農業，1913年華盛頓版——編者。

一 三个主要区域的一般特征，供移民的 西部与自耕農戶

美国幅員广大，面积仅次于整个欧洲，而且其全国各地的經濟条件也極不一致，因此分别考察經濟狀況基本上不同的各个主要区域，就成为絕對的必要了。美国的統計学家，于1900年將全国分为五个区，1910年分为九个区域；1910年所划分的情况如下：

(1)新英格蘭——包括大西洋沿岸东北部六州(緬因，新罕布什尔，佛蒙特，馬薩諸塞，罗得島，康涅狄格)。

(2)大西洋中部(紐約，新澤西，宾夕法尼亞)。以上兩区，在1900年时，划为大西洋北部。

(3)中央东北部(俄亥俄，印第安納，伊利諾斯，密执安，威斯康星)。

(4)中央西北部(明尼苏达，依阿华，密苏里，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內布拉斯加，堪薩斯)。以上兩区，在1900年时，划为中央北部。

(5)大西洋南部(特拉华，馬里蘭，哥倫比亞区，佛吉尼亞与西佛吉尼亞，北卡罗来納，南卡罗来納，佐治亞，佛羅里达)；这个区域在1900年时，也是如此划分的。

(6)中央东南部(肯塔基，田納西，亞拉巴馬，密西西比)。

(7)中央西南部(阿肯色，俄克拉何馬，路易斯安那，得克薩斯)。以上兩区，在1900年时，划为中央南部。

(8)山岳部(蒙大拿，爱达荷，怀俄明，科維拉多，新墨西哥，亞利桑那，犹他，內华达)。

(9)太平洋部(华盛顿，俄勒岡，加利福尼亞)。以上兩区，在1900年时划为西部。

这样的划分过于复杂，致使美国的統計学家不得不于1910年將它縮減为如下的三大区域：即北部(包括上列之1—4)，南部(包括上列之5—7)，西部(包括上列之8—9)。这三大区域的划分，我們立刻可以看出来：虽然其中也有过渡的类型(就整个來說也是如此)，并且新英

格蘭对于大西洋中部各州在若干根本問題上还得特別加以区分，但是这样的划分，确乎是实际上最重要和本質上必須的划分。

为說明这三个主要区域的最主要的差別起見，我們可以把它们叫做：工业的北部，过去奴隶主的南部，供移民的西部。

下表是三个区域的面积大小、耕地百分数、人口数目的数字：

区 域	土地面积 (百万英亩)	其中耕地 (百分数)	人 口 (1910年, 百万)
北 部	588	49%	56
南 部	562	27%	29
西 部	753	5%	7
全美国	1,903	25%	92

按土地面积的大小來說，北部与南部几乎相等，西部的面积則大約相当于北部或南部的1.5倍。但北部的人口，则相当于西部8倍，西部可称为人烟稀少之区。可是从1900年至1910年的10年之間，北部人口只增加18%，南部人口只增加20%，而西部人口則增加67%！至于农戶的数目，在这10年之間，北部几乎全未增加：1900年是2,874,000，1910年是2,891,000(增加0.6%)；南部亦只增加18%，即从260万增至310万；而在西部則增加了54%：从243,000增至378,000，即增至1.5倍有余，由此可見向西部移民的速度如何了。

从自耕农戶的資料可以看出西部进行土地占有方式：自耕农戶大都为160英亩、約合64俄亩的一段土地，是由政府免費或征收有名無实的代价来分配的。从1900年至1910年的10年之間，自耕农戶占有土地的数目：在北部有5,530万英亩(其中仅中央西北部一个区域就占5,480万英亩，即占98%强)；在南部有2,000万亩(其中中央西南部一个区域就占1,730万英亩)；而在西部，属于西部兩個区域中的有5,530万英亩。这些数字表明：美国西部(自耕农戶的稠密区，亦即免费配給空閑土地的区域)的情形，有点像俄国边远区域中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情形，其不同之点只在于美国不是由农奴制的政府来支配，而是由民主制的政府来支配而已(我險些兒要把民主制說成民粹派

了，因为美利坚合众国在资本主义的作风上实现了把空闲土地分配给每个愿意领取者这一“民粹派的”思想)。在北部，有自耕农户的，只有一个区域，在南部亦复如此，这似乎是由于人烟稀少的西部到人烟稠密的北部和南部的过渡型。这儿须顺便指出：只有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这两个北部的区域才完全没有在最近10年内配给土地的自耕农户，在这两个工业最多的区域中，已经完全不发生移民的过程了，这点留待下面再谈。

上面所引用的关于自耕农户占有土地的资料，乃是最初宣布自耕农户时的原始情况，而不是对地段最后占有情况的说明；至于能说明各区域中地段最后占有情况的，则还没有可供使用的资料。不过，如果上述资料作为绝对数字来说，未免带有夸大失实性质的话，则用这些资料来正确地表明各区域之间的对比关系，无论如何是可以的。如在1910年，北部属于农户的全部土地为41,400万英亩，在最后10年之中，被宣布为自耕农户的土地仅仅约占1/8，南部自耕农户的土地约占1/17(35,400万英亩中之2,000万英亩)，而在西部自耕农户的土地竟占半数(11,100万英亩中之5,500万英亩)！这就可以看出三个区域的不同情形来了。但是必须了解：倘若将关于实际上几乎尚无土地所有权的区域和全部土地都已被占用的区域的两种资料混淆到一起，那就无疑是嘲弄科学的调查方法了。

美国的情况特别明显地证实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强调的那种真理⁽³⁾，即马克思认为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与土地所有制及土地使用制的形式无关。资本碰到有各种形式最复杂的、中世纪和宗法式的土地所有制，如封建的、有份地的农民(即不自由的农民)的、氏族的、公社的、国家的以及其他等等的土地所有制。资本使所有这些形式的土地所有制都屈服于自己，但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中，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使它们屈服的。农业统计，如果要成为有意义的、合理的统计，便必须改变其研究的方法、分组的方法以及其他，使之与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各种发生方式相适应。例如将自耕农户的地段单独地分开，并考察其经济上的命运等等。遗憾的是，统计总是墨守陈规

地、毫無意義地千篇一律地重複着老一套方法。

西部農業与其他各區域比較起来，多少是粗放的。这一点，从人造肥料費用額的資料中是很易于看出的：按耕地 1 英亩計算，在1909年时，北部每英亩施肥費为13分(0.13美元)，南部每英亩50分，西部則每英亩仅仅 6 分。南部施肥費用之多，系因栽种棉花需要肥料甚多的緣故，而棉花在南部占有重要地位。南部的棉花与烟叶共占农产品总值的46.8%，谷物只占29.3%，干草与牧草占5.1%。在北部正好相反，谷物占第一位，即占62.6%，其次是干草与牧草——占18.8%，其中还多系播种的牧草。在西部，谷物占农产品总值的33.1%，干草与牧草占31.7%，并且播种的牧草不如天然的牧草多，水果占15.5%。水果，这是商業性農業的特殊部門，在太平洋沿岸發展甚为迅速。

二 工業的北部

在北部，城市人口的百分数在1910年时即达58.6%；在南部，当时只22.5%，在西部只48.8%。由下列資料可以看岀工業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

产品的价值 (單位: 10亿美元)

种植業	畜牧业	總計	工 業 (原料價值 除外)	工业中的工 人人数 (單 位: 百萬)
北 部 3.1	2.1	5.2	6.9	5.2
南 部 1.9	0.7	2.6	1.1	1.1
西 部 0.5	0.3	0.8	0.5	0.3
全美国 5.5	3.1	8.6	8.5	6.6

种植業产品价值的总额在上表中有誇大之处，因为一部分种植業产品，重复計算在畜牧业产品的价值中了，如牲畜的飼料即其一例。不过無論如何也可以得出毫無疑义的結論，即是：美国的工业有5/6集中在北部，并且北部的工业比农業占优势。至于南部和西部的情形，恰恰相反，这两个区域主要的是种植業。

从上引的資料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北部之不同于南部和西部，在

于北部的工業較南、西兩部有異常高度的發展，因而為農業創造了市場，並引起了農業的集約化。同時又看出：美國全部農產品的過半數、即將近 $\frac{3}{5}$ 都集中在北部，所以所謂“工業的”北部，在這方面看來依然是農產品的主要產區。從下面關於按1英畝計算農業財產總值的資料中（即從土地、建築物、農具與機器、牲畜等價值的資料中）可以看出北部農業的集約程度超過其他各個區域。其資料如下：1910年，在北部，按每英畝計算農業財產的總值為66美元，南部只25美元，西部亦只41美元。其中在1英畝土地上的農具和機器的價值，在北部為2.07美元，南部則只0.85美元，西部亦只1.04美元。

同時還須特別提出新英格蘭和大西洋中部這兩個區域來研究。我們已經說過：這兩個區域沒有發生過移民的過程。在這些區域中，從1900年至1910年，農戶的數目絕對地減少了，各農戶所有的耕地面積及土地數量也絕對地減少了。從職業統計上看，在這兩個區域中，從事農業的人口僅為10%，而全美國從事農業的人口的平均數是33%，北部的其餘兩個區域中從事農業的人口為25—41%，南部各區域為51—63%。再從另一方面看：新英格蘭和大西洋中部兩個區域的谷物面積占全區耕地的6—25%（美國谷物耕地平均占全部耕地40%，在北部則平均占北部的46%）；牧草（大部分是播種的牧草）占全區耕地29—52%（全美國的平均數為15%，北部為18%）；蔬菜占全區耕地4.6—3.8%（全美國的平均數與北部的平均數均為1.5%）。由此可見，新英格蘭與大西洋中部乃是最為集約的農業區域。在1909年時，1英畝上施肥費用的平均額為1.30美元和0.62美元；第一個數字是最高等額，第二個數字也僅次於南部一個區域。又1英畝耕地上的農具和機器的平均價值為2.58美元和3.88美元，後一數字在美國是最高等額。在以後的敘述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工業的北部中最工業化的各區域也是農業最集約的區域，同樣又是農業的資本主義性質最濃厚的區域。

三　過去奴隸主的南部

庚墨爾先生寫道：美國，這是一個“從未經過封建制度統治的國家，

而且是与封建制度的經濟殘余背道而馳的國家”（見上引論文①，第41頁）。這一論點直接違背真理，因為奴隸制的經濟殘余與這裡所說的封建制的經濟殘余絕無任何的區別，而在美國過去奴隸主的南部中，奴隸制的殘余至今還是頑強的。如果能把庚墨爾先生的錯誤作為是匆促地寫雜誌論文時的錯誤，也許不值一談。但是俄國所有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的著作，對於俄國的工役制度（俄國的封建制殘余）都是一貫地並異常頑強地犯着完全相同的“錯誤”。

美國的南部，過去是屬於奴隸主的；1861—1865年的南北戰爭也沒有把奴隸制清除。直到現在，北部和西部的黑人不超過當地人口的0.7—2.2%，而在南部，黑人却占當地人口的22.6—33.7%。黑人在全美國人口總數中平均占10.7%。至於黑人地位的低劣，那更不用說了；美國的資產階級，在這方面，絲毫不弱於其他各國的資產階級。美國的資產階級在黑人“解放”之後，站在“自由”的立場和民主共和的資本主義的立場上，竭盡全力以恢復過去的一切，對黑人進行一切可能的最卑鄙無恥的壓迫。單就文化水平而言，只要指出一個小小的統計，便足夠說明了：在1900年，美國白種人中間的文盲數目為6.2%（10歲和10歲以上的都計算在內），而黑人中的文盲則占44.5%!!即多出6倍以上!!在北部和西部文盲只占4—6%（1900年），而在南部則占22.9—23.9%!!根據這一文盲方面的情況，不難想見法律地位與生活狀況方面的情況了。

在什麼樣的經濟基礎之上，產生和維系這一可愛的“上層建築”呢？

這一可愛的“上層建築”之產生與維系，完全建築在典型俄羅斯的、真正俄羅斯的工役制的基礎之上，即分成制的基礎之上。

在1910年，黑人的農戶數目為920,883個，即占農戶總數的14.5%。再從農戶主的總數來看：租地者占37%，土地所有者占62.1%，其餘占0.9%的農戶則是由官方管理的。但是在白種人方面，租地者只占39.2%，而在黑人方面則占75.3%！可見：在美國，典型的

① 系指庚墨爾在1913年六月號《歲言》月刊上的論文——譯者。

白人农戶主乃是土地所有者，典型的黑人农戶主則是租地者。在西部（这是个移民区，是新的自由的土地，是小“独立农民”的理想福地（短期的和暂时的理想福地））租地者占14%，在北部，租地者占26.5%，而在南部，租地者占49.6%！即南部的农戶主有半数都是租地者。

不仅如此，这儿所謂租地者，其意义完全不是指的欧洲式的文明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租地者，而大部是半封建的或（在经济关系上相同的）半奴隶制的分成制的佃农。在“自由的”西部，租地者中分成制的佃农尚少（53,000佃农中只有25,000分成制的佃农）。在老的、早已人烟稠密的北部，766,000租地者中，有483,000分成制的佃农，占63%。在南部的1,537,000租地者中，有1,021,000分成制的佃农，占66%。

在自由的、民主共和的美国中，1910年时有150万分成制的佃农，其中黑人占100万以上。并且分成制佃农数目对于农戶主总数来说，则不仅不见减少，反而一再地十分迅速地增加，下面的数字即可证明：美国分成制的佃农对于所有农戶主总数的百分比，1880年是17.5%，1890年是18.4%，1900年是22.2%，1910年是24%。

美国的统计学家，在他们对于1910年国情普查的总结中说道：“南部的条件，总是与北部有若干的不同，并且很多的租地农戶，都是大种植場的一部分；这种大种植場具有極大的規模，并發生于南北战争以前的时代”。在南部，“靠佃农，主要是靠黑人佃农的經營制，已經替代了靠奴隶劳动的經營制”。“租佃制的發展，在南部最为显著，这里以前是靠奴隶劳动来耕种的大种植場，現在在多数場合已經將土地分为小塊地段（巴尔采拉）租与佃农耕种了。……这些大种植場，大部分在實質上至今仍是作为一个農業經濟單位来耕种的，因为佃农在某种程度上須服从管理，多少与北部农戶中雇佣工人之服从管理相类似”（1910年美国国情普查，第五卷，第102、104頁）。

为說明南部的情况起見，还必須再說一点，这便是：人口由南部逃往其他的资本主义各区域，逃往城市的情形，正与俄国的农民由最落后的、农奴制残余保存最多的中部的農業各州中，从弗拉伊·瑪尔

科夫政权下，逃往俄国资本主义最发展的各区域，逃往都市、各工业州和逃往南部的情形一样（见“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①）。分成制的区域在美国与在俄国亦复无异，都是萧条的区域，都是劳动群众最受鄙视和压迫的区域。就是到美国来的移民（在美国经济中及一切社会生活中起显著作用），也都避开南部。1910年人口中生于美国国外的外侨占14.5%，但在南部各区域中只有1—4%，而在当时国内其他区域的外侨，则不下于13.9%，有的区域竟达27.7%（新英格兰）。由此可知：闭塞，萧条，缺乏新气象，“被解放的”黑人的一种监狱——这便是美国南部的真实情况。在南部，除有大量移民的一个区域（中央西南部）之外，其余两个区域中的人口均极固定，均极“留恋土地”，很少流动；在这两个区域中，土生土长的人口有91—92%。当时美国土生土长固定不移的人口为72.6%，即是说：美国总人口的流动性比南部那两个区域大得多。如移民密集区域的西部，土生土长的人口就仅占35—41%。

黑人都从南部那两个从来没有移民的区域中向外逃走，在过去的两次国情普查之间的10年中，这两个区域供给了美国其他各地将近60万的“黑人”人口。黑人逃走的去所主要是城市。在南部，所有的黑人中住在乡村的有77—80%，在其他南部只8—32%。美国黑人的地位与俄国中部农业区的“过去地主的”农民在经济上的情况相同，是极为显著的。

四 農戶的平均規模。南部“資本主义的衰落”

我們考察美国三个主要区域的根本的显著特点与经济条件的一般性质以后，就可以轉而批判通常引用的資料了。首先要批評的，是关于农户的平均规模的資料，因为极多的经济学家（庚墨尔先生亦是其中之一）所作的最绝对的結論，都是以这些資料为根据的。

在总的方面，一眼可以看到的，就是土地平均数量的减少和耕地平均数量的变动不定——时而减少、时而增加。但是1860—1870年的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卷，俄文第四版，第514—519頁——編者。

美国农戶的平均規模

年 代	土地总数 (均以英亩計)	耕地数量
1850	202.6	78.0
1860	199.2	79.8
1870	153.3	71.0
1880	133.7	71.0
1890	136.5	78.3
1900	146.2	72.2
1910	135.1	75.2

时期成为一鮮明的界限，因此我們用橫綫將它标示出来。正是在这一时期之中，土地的平均数量大量地減少，減少了46英亩(199.2—153.3)，而耕地的平均数量也有很大的变化，趋于減少的方面(79.8—71.0)。

其原因何在？显而易見，是起因于1861—1865年的南北戰爭和奴隶制的取消。奴隶主的大庄园遭受了决定性的打击。我們在下面可以看見对这种事实的反复証明；这事实虽然已为众所周知，而可怪的却是还有証明它的必要性。因此，我們特別地提出南部与北部的資料来印證一番。

农戶的平均規模 (以英亩計)

年 代	南 部		北 部	
	土地平均 数 量	耕地平均 数 量	土地平均 数 量	耕地平均 数 量
1850	332.1	101.1	127.1	65.4
1860	335.4	101.3	126.4	68.3
1870	214.2	69.2	117.0	69.2
1880	153.4	56.2	114.9	76.6
1890	139.7	58.8	123.7	87.8
1900	135.2	48.1	132.2	90.9
1910	114.1	48.6	143.0	100.3

我們看見：在南部每一農戶的耕地平均數量於1860—1870年的時期大量地減少了（101.3—69.2），在北部則稍稍增加了（68.3—69.2）。這即是說，問題正是在於南部的進化。因為南部在奴隸制取消之後，其農戶的平均規模雖然是緩慢地和非連續地縮小，但總是縮小了。

庚墨爾先生推論：“小的勞動的農業，在這裡正在擴張其統治範圍”，“而資本為投入其他部門起見，放棄了農業這一部門”。……“美國大西洋南部各州中，農業資本主義迅速地衰落了”。……

這真是奇談，這種類似的奇談，大概只有在我們民粹派認為1861年以後地主經濟由徭役制到工役制（即半徭役制！）的轉移就是俄國“資本主義的衰落”的原因這一論旨中才能找到。將奴隸主大莊園的細分稱為“資本主義的衰落”。將昨天奴隸主的未耕土地變為黑人的小農戶，其中半數為分成制的佃農（試回憶分成制的佃農的百分數在兩次國情普查之間直線上升的情形），稱為“資本主義的衰落”。把經濟學的主要觀念曲解到這樣地步，實在是無以復加了！

美國的統計學家在對於1910年國情普查的文字說明的第十二章中，提供了關於南部典型的大種植場的資料（在現在而不是在奴隸時代）。在39,073個大種植場中，有39,073個“紳士農戶”（Landlord farms）和398,905個佃農農戶，這就是說平均10個佃農農戶有1個“紳士的”、“地主的”、“領主的”農戶統治著。再看：大種植場的平均規模是724英畝，其中僅僅405英畝是耕地，有300英畝以上是未耕土地。由此可知，昨天的奴隸主先生們對於未來的剝削者的計劃，確有一個很好的小小準備。

中等種植場的土地的分配情況如下：“紳士農戶”為331英畝，其中耕種87英畝。“佃農”農戶平均為38英畝，其中耕種31英畝；這兒所謂“佃農”農戶，即指實行分成制的土地地段上的黑人佃農，這些黑人照舊是為“紳士”耕種，并在“紳士”管理之下耕種。

南部昨天的奴隸主握有大量的大莊園，但大莊園中的土地，至今仍然有9/10以上是不會耕種的；現在由於人口的增加和棉花的需

要，才逐漸地把这些土地賣給黑人，通常是分為小地段，以對分制配給黑人（從1900—1910年，在南部，純粹土地私有者的農戶主數目由1,257,000增至1,329,000，即增加7.5%，同時，分成制佃农農戶主的數目由772,000增至1,021,000，即增加了32.2%）。而這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的“資本主義衰落”的現象。

現在我們把有土地1,000英畝和1,000英畝以上的農戶歸到各大莊園來看一下。在1910年時，在美國農戶總數中有1,000和1,000英畝以上土地的農戶占0.8%（50,135戶），它們所有的土地為16,710萬英畝，即占土地總數19%，亦即每一大莊園平均擁有3,332英畝土地。在大莊園中，耕地的百分數為18.7%——當時全部農戶的耕地百分數為54.4%。同時分別來說，在資本主義的北部，大莊園最少：北部農戶總數中這一類的農戶數目占0.5%，其土地占北部土地總數6.9%，而大莊園中的耕地比重則為41.1%。在西部中大莊園最多，這類農戶占西部農戶總數的3.9%，其土地占西部土地總數48.3%；大莊園的土地中，52.3%是耕種的。大莊園中未耕土地的百分數最大的，是過去奴隸主的南部；在南部，大莊園農戶占南部農戶總數0.7%，其土地占南部土地總數23.9%，而耕地只占大莊園土地總數的8.5%!! 這些詳細資料，顯然證明：把大莊園列入資本主義農戶之列的那種流行的作用（不個別地分析每一個別國家與個別區域的具體資料）是何等的無根據。

在1900—1910年的10年中間，恰恰是在大莊園中也只有在大莊園中，土地的總數是減少了。這種減少的情形，甚為顯著，即從19,780萬英畝減到16,710萬英畝，減少了3,070萬英畝。在南部，減少的數目是3,180萬英畝（北部增加了230萬英畝，西部減少了120萬英畝）。可見，表現大莊園大規模地細分過程的特色的，正是南部，也只有是大莊園中耕地百分數最低（8.5%）的奴隸主的南部。

從上述各節所必然得出的結論就是：在南部所發生的經濟過程，正是由有9/10的未耕土地的奴隸主大莊園，轉變為商業性的小農業。這是唯一正確的結論。決不是像庚墨爾先生和民粹派與一切高唱廉

价“劳动”赞美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爱说的“劳动的”农业，而是商业的农业。“劳动的”这一术语，没有任何的政治与经济的意义，并且间接地引出误解，因为在所有一切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下，小农总是“劳动”的，无论在奴隶制下、或农奴制下、或在资本主义条件之下，都是如此，所以“劳动的”一辞已失去其意义了。这一个术语是空洞的辞句，是无内容的废话，仅仅便于资产阶级把最不同的社会经济成分混淆起来。这一术语，可以引出误解，可以欺骗公众，因为它暗示雇佣劳动的不存在。

关于雇佣劳动的资料，虽然是农业中资本主义问题的最重要的资料，虽然不仅在1900年的国情普查上有这种资料，而且在1910年国情普查报告书（Abstract—Farm crops, by states^①）上也有，并且这报告书曾为庚墨尔先生所引用（他的论文第49页附注），可是庚墨尔先生与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恰恰是对雇佣劳动的资料避而不谈。

棉花，这是南部的主要农产品，从这一农产品的性质中，显然可以看出南部小农业的增长正是商业性的农业的增长。在南部，谷物和禾本科植物收成价值中，谷物价值占29.3%，干草与牧草占5.1%，而棉花则占42.7%。从1870到1910年，美国的羊毛生产从16,200万磅增至32,100万磅——增加1倍；小麦从23,600万蒲舍耳增至63,500万蒲舍耳——增加1倍稍弱；玉米从109,400万蒲舍耳增至288,600万蒲舍耳，也是增加1倍稍弱；至于棉花，则由400万包（每500磅为一包）增至1,200万包，即增加了2倍。可見商业性质甚强的农产品的增长，超过了其他商业性不强的农产品的增长。除此而外，在南部的重要区域中（大西洋南部），充分地大量地发展了烟叶生产（在佛吉尼州占收成总值12.1%）、蔬菜生产（在特拉华州占收成总值20.1%，在佛罗里达州占收成总值23.2%）以及水果生产（在佛罗里达州占收成总值21.3%）等等。这些都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农作物，即是表明农业的集

① 关于美国各州农户收成的抽样材料——编者。

約化、表明在土地面積減少和使用雇佣劳动增加的条件下农戶規模擴張的农作物。

我們現時要轉而詳細考察关于雇佣劳动的資料了，但須指出一点，即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南部虽然比其他各区域要落后些，因为南部半奴隶制的分成制尚極盛行，所以雇佣劳动的使用就較為微弱，但雇佣劳动的使用在南部也是正在增長中。

五 農業的資本主義性質

一般人論述到農業中的資本主义时，往往根据关于农戶的大小，或按土地面積来看的大农戶的数目与作用等資料来判断。这类資料，我們已部分地考察过了，有一部分則尙待考察。但必須指出：这一切都是間接的資料，因为面積的大小远不能經常和直接地表明农戶的实际巨大規模及其資本主义的性質。

如果要求能經常地和直接地更能証实、更能表明农戶的实际巨大規模及其資本主义性質时，则关于雇佣劳动的資料，就是無与比拟的适当的資料。近几年来，各种農業普查，例如1902年奧國的和1907年德国的農業普查（这些普查，我們留待其他的地方再来分析），都說明了在現代農業中，特別在小农經濟中，雇佣劳动的使用远較所推測者为甚。再也沒有一种資料能像这些資料把关于“劳动的”小農業的無稽之談駁斥得这样徹底明白的了。

美國的統計，关于這一問題收集了極為广泛的資料，如在关于每一个別农戶主的詢問卡片上，曾問到农戶主对雇佣劳动有什么开支沒有，如果有这一項开支，则为数若干等。可是美國的統計与欧洲的統計（如上举兩國的）的不同点，在于美國的統計不記載当时每一农戶主所用雇佣工人的数目，虽然这也是一件極容易的事，而且这些資料在作为雇佣劳动費用总额的补充資料这一科学意义也許是極其重大的。但最糟的是1910年国情普查上所編的这一部分資料完全分析得不适当，若与1900年国情普查上所編的比較起来，大概要糟到难以言狀了。1910年的国情普查曾將所有农戶按土地面積的大小分成各

組(1900年的国情普查也是如此),但1910年的与1900年不同之点,是1910年对于使用雇佣劳动的資料却不按各組农戶来分析,使我們沒有可能將小农戶和大农戶(按土地数量而定的)在其使用雇佣劳动的方面加以比較。使我們所能处理的,仅仅是按各州和按各区域来平均的数字,即在我們处理中的資料乃是資本主义农戶与非資本主义农戶混淆不清的資料。

編得較好的1900年的資料,我們在以后再另外考察,現在先舉出1910年的資料來考察一番。所舉的是專指1899和1909年的資料。

区 域	雇用工人的 农戶的百分 数 (1909年)	1899年到1909 年間雇佣劳动 費用的增長 (百分数)	平均每每一英亩 耕地上的雇佣 劳动費用(單 位: 美元)	
			1909年	1899年
北 部	55.1	+70.8	1.26	0.82
南 部	36.6	+87.1	1.07	0.69
西 部	52.5	+119.0	3.25	2.07
全美国	45.9	+82.3	1.36	0.86

由这些資料中首先可以毫無疑义地看出,北部的農業所帶的資本主义性質最多(55.1%的农戶使用雇佣劳动),其次是西部(52.5%),而南部農業所帶的資本主义的性質最少(36.6%)。这在人烟稠密的和工業的各区域,与开拓的各区域和分成制的各区域間的对比上來說是如此的,也应当是如此。不言而喻,在各区域之間的准确比較上,使用雇用雇佣劳动的农戶的百分数,較之使用按每一英亩耕地來計算雇佣劳动費用額的資料,是要便利得多的。若以后一种資料作比較,就須要求各个区域中的工資标准均屬一致。可是我們沒有关于美國農業中工資的資料,而在據我們所知各个区域之間有着根本的差別这样的条件下,又很难相信工資是相同的。

由此看来,在北部和西部,在这兩個区域中,集中了2/3的耕地和2/3的耕畜,因此,半數以上的农戶主就不可避免地要使用雇佣劳动。